

国内首部银行揭秘小说

暗流

空手白狼

即将离退的银行老大联合腹黑商人，巧妙运作，闪展腾挪
实习生初入社会却少年老成，凭借智慧，一步一登高
一场权与利的对峙，就此拉开华丽序幕……

高瞻/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暗流

空手白狼

国内首部银行揭秘小说

高瞻/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流：空手白狼 / 高瞻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9

ISBN 978-7-5057-3218-6

I. ①暗…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5011 号

书名	暗流：空手白狼
作者	高 瞻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 开 15 印张 2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9 月第 1 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218-6
定价	32.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那个事情，落实了没有？”金云天从高靠背椅上欠起身来，俯身趴在宽大的红木大班桌上，双眼牢牢锁定坐在对面沙发上的青年男子，那双锐利的眼睛里，喷射出一连串愠怒中夹带焦躁与无奈的组合弹雨。

“哪个事情？”青年男子若无其事地埋头看着手里的《裕安晚报》，眼皮也懒得抬一下。他穿着一身整齐的国商银行制服，大热的天气，照样一丝不苟地打着领带。这时候只亮给金云天一个油光水滑的大背头。

金云天立即有些急了，他站起来，抹两把头上的板寸，如笼中猛兽般在大班台后转了两圈，抓起桌上透明塑料的工作牌，在桌上用力敲打着大声说：“少装蒜！我跟你讲话，你还看报纸，没规矩！”由于用力过猛，工作牌在他手里叭地裂成两块，夹在夹层中自己的烫金名片滑了出来。金云天气恼地把那张硬纸片揉成一团，狠狠地掷进废纸篓，那神情仿佛在说：一行之长，几百号员工几十亿资金，玩儿似的就管下来了，怎么就管不了眼前这个小青年呢？

青年男子重重地把报纸撂在面前的长条茶几上，翻翻白眼说：“我就不明白，我好不容易才抢得信贷大权。你凭什么要我把胜利果实拱手退还！”

“你懂什么？”看到破工作牌已经无法修复使用，金云天也顺手扔进了废纸篓。

“我什么都不懂，我就知道，照你现在这个弄法，你那个裕安制衣厂，到退休都搞不定！”青年男子倔犟地梗着脖子，大声嚷嚷道。

“胡说！你知道什么？什么我的他的制衣厂！告诉你，裕安制衣厂是国有的，六千万不良贷款是欠国商银行的！我金云天作为裕安区国商银行的当家人，当然要管，这跟我个人无关！”金云天看来动了真气，一把拉下松松的挂在颈间的领带，猛地掼在桌上。

“别把我当三岁小孩，你们的真实用心，我早就看出来了。”青年男子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双眼挑衅般重重地顶着对方，脸上挂起洋洋得意、洞察一切和聪明



一世的神情，“没有我直接操作，你们想把裕安制衣厂国退民进，搞到自己手里，门儿都没有！”

“住口！一派胡言！”金云天的视线条件反射般扫一眼门口，然后气势汹汹地停在小青年脸上，半晌，眼睛向上一翻，泄气地坐回大班椅上。想不到自己深埋在内心最隐秘角落里的军机大事，被对面这小子一眼看穿，还毫不掩饰地一语道破，金云天心里比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扒了个赤身裸体还难受。

胸无城府，全无心机。用他就是害他，说不定还要误了自己的大事！金云天在心里更加钉死了定盘星，他抓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狠狠地喷射出一大溜白烟，顺便把肚子里的气恼也一股脑发泄在空气里。

真是年龄越大，胆子越小，想吃汤圆又怕烫了喉咙！沉默中，青年男子暗笑着点燃了一支烟，心里盘算着，如果那件事交给自己来做，该怎样干净利落、大刀阔斧地结束战斗。随着烟雾升腾，室内的空气很快被浓浓的烟火味充盈，仿佛随时都要燃烧似的。

“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屋内两个人一齐暗暗松口气。金行长抓起话筒：“是我……好，马上到！”他拉开抽屉拿起一个硬壳工作记录本，然后端起桌上的茶杯，怒冲冲走到门口，又猛地转回身来，躬身凑到青年面孔前，逼视着青年男子，压低声音凌厉地说，“会议等我总结了，没时间跟你废话！你马上回去，立即照办，别指望我改主意！”

凭什么啊？你怎么说，难道我就得怎么做？听到金云天的脚步声远去，青年男子又义愤地翻了翻白眼，站起来，对着茶几重重地踹了两脚，心里很快拿定了主意。他哼着小曲，晃到大班台后，放松身子，舒适地坐在可旋转的高靠背椅子上，把一双长腿搭到桌面上，仰面朝天，一口白烟悠悠地从嘴里冒出来。

刚刚抽完手里这支烟，青年男子听到办公室大门被轻轻叩了叩，接着传来一个朗朗的声音：“报告！”

“进！”青年男子懒洋洋地应道。

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推门进来。走在前面的壮实男生拘谨地挺直腰板，对着正面的大班台朗声说：“行长同志，财大毕业生熊一鸣、席瑶向您报到！”

“你们就是刚分来的大学生？”青年男子欠起上身，但没有改变坐姿，两只长腿还是那么放肆地晾在大班台上，板着一张帅气的白脸，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他先斜眼看了看熊一鸣，然后眯缝着眼睛扫视席瑶，不自觉地挺直了上身，视线定定地停泊在了席瑶的脸上，良久良久。

“是呀是呀！”熊一鸣左手探进裤兜，拿出一包软云烟，手忙脚乱地找地方撕开包装玻璃纸。尽管熊一鸣不抽烟，但想到第一次到支行报到，难免“烟开路、酒搭桥”什么的，所以下了长途汽车后，在车站咬牙花整整二十五元买了一包软云烟。

青年男子这时才从惊为天人的惊艳感觉中回过神来，对着眼前凹凸有致的身姿，精光闪闪的视线再次上上下下游走了两个来回，才恋恋不舍地转移目标，派头十足地朝熊一鸣摆摆手，然后从大班台上的一堆烟中挑了一支深色长过滤嘴的香烟叼在嘴上，也不点燃：“你们进去，”他放下长腿，朝对面努努嘴，脸上显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喏，那边去，每人写个简历交给我，要快，我忙着呢！”

“好的好的！”熊一鸣连连答应，朝那人努嘴的方向看，那里有一道门，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党委会议室。他用眼睛向席瑶示意一下，然后率先钻进会议室。

青年男子刚刚抽完一支烟，熊一鸣和席瑶已经写完了简历。这一类的文字，进入大四以来，不知写了多少遍，他们早已烂熟于胸。

“嗯，字写得不错嘛！年轻人，好好干，前途无量！”高个子青年男子煞有介事地看完两份个人简介，拍拍熊一鸣的肩膀，再握住席瑶的手，轻轻地捏了捏，满面笑容地说：“金行长一会儿就来，你们向他报到。我还有点事，先走了！”他把两个人的简介仔细叠好，放进随身的皮革公文包里，大模大样走出门去。伴着一通没来由的笑声一路远去。

“咱们不是交过简历吗，他又叫咱们写简历做什么？这人看来不是金行长，是什么领导，派头挺大的？”席瑶好奇地在办公室里走动，摸摸真皮沙发的质地，看看墙上的字画。

“你都不知道，我更知道了。”熊一鸣眼睛落在席瑶曼妙的背影上，一句话回应了席瑶的两个问题。但他不能让席瑶的问题落空，略顿一顿，便接着分析道：



“为什么还要简历呢？领导想看一看我们的文笔，或者钢笔书法，也有可能……估计这个领导，至少是个人事科长。看年龄，大概也比你我大不了几岁，该不会是分管人事的副职吧？”

熊一鸣想，看来传言到底是传言，当不得真的。国有银行，至少这家国有银行，还是比较器重年轻人的。早就听说国有企业讲究论资排辈熬资历，那根本就是埋葬青春年华的坟墓。早先，母校毕业生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一洋二外三考研，誓死不在国企干。”这是说，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一选留洋、二选外资、三选读研，只有最没出息的才到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一般说来工资低、升职慢、发展难。不过，近年来，母校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不乐观，国有企业也成了你争我抢的香饽饽。金融系的毕业生到国有银行，心里也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先积累一下工作经验，学好本事再说。有机会往上爬固然可喜，爬不上去也能端着一碗不清不稠的稀饭混个轻松愉快和旱涝保收，实在是不满足现状，最后还可以另寻出路。总之，是到国有银行带薪培训来了。

“哈，儿子，儿子，我知道他是谁了！儿子！”席瑶惊诧着一连串大叫，把熊一鸣从沉思中惊醒。莫名其妙，什么儿子不儿子的？侧身再看，席瑶已经转到大班台后面，此时正扬起手中的镜框，“儿子。我敢打赌，他是金行长的儿子！”

熊一鸣恍然大悟，连忙凑过去仔细端详。照片里，一家三口笑得正欢。刚才那个小伙子站在中间，左面那个敦实强壮的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金云天金行长无疑了。

熊一鸣抓过镜框，视线停留在金云天身上。他穿着一身跟年龄和身份不大合拍的鲜红色羊毛衫，下巴刮得很亮，简洁的平头，柔和的笑容，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和善中透着凛然，就像仲秋的微风，款款温软中隐含着横扫落叶的力量。熊一鸣看了看左下角的一行字：千禧留念。呵呵，今年年初的照片。他本命年，四十八了，熊一鸣肯定地推断。裕安这一带，本命年逢煞的风俗很盛，一般都要穿大红衣裤避煞。

正胡思乱想，猛然听到走廊里传来有力的脚步声，熊一鸣赶忙把镜框放回大班台，不由分说，抓住席瑶的胳膊，往长沙发那边拉扯。两个人东倒西歪地刚跌

进沙发，金云天就走进屋来。熊一鸣忙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对着老板小心地甜笑。惊魂未定的席瑶也拍拍胸脯，学着熊一鸣的样子站定，只是稍晚了半拍。

金云天疑问的眼光在他们脸上一扫而过，旋即绽放了开朗热情的笑容：“哈哈，新来的大学生！我没猜错吧？”他主动伸出手，象征性地匆匆逐个握握手。他的手柔软而细腻，并不如他的外貌那样强悍有力。

“熊一鸣。”他边后退，边用食指遥点一下熊一鸣，含笑的目光如春风般从席瑶脸庞掠过，然后扭身大步流星走到大班台后的皮椅前，一屁股坐下，又大声地念出了席瑶的名字。

想不到金行长能一口报出他们的名字，两个大学生心里都泛起几分感动。这分明是一流领导的做派。

金云天认真研读过两个大学生的个人资料，对他们那点简单经历了如指掌。当然，做这一切，一方面是他的职责所在，但实际上，在国商银行，没有哪个行的领导有时间和兴趣干这种无关痛痒的事情。金云天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不听招呼的独生儿子，风雨飘摇的裕安制衣厂，还有开发区分理处那个柔中有刚、阳奉阴违的老狐狸部下陈国春。这一大堆麻烦事，塞在他的脑子里。金云天早就打定了主意，通过这两个学生的分配，把这些麻烦一揽子通通解决。既然有了这么个良苦用心，他当然要拨冗好好研读研读这两个学生的档案了。

果如熊一鸣猜测的那样，进入千禧年后，金云天整整四十八岁。夜深人静，独自深思，金云天总觉得自己这十多年的行长白当了，想干的事没干成，想做的官没做上，劳劳碌碌中，把壮年岁月都贡献给了国商银行，眼看大权即将旁落，不免生出些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卸磨杀驴的悲怆感。回头看，总觉得行囊空空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唯此为大的都是自己下课后的后路问题。因此，经过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那个不眠之夜，在看到壮丽的千禧之年第一缕阳光的时候，金云天已经打定了主意……

金云天是个雷厉风行、果敢干脆的人。新年上班第一天，他就主持召开了两个重要的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的决策。



第一个会是支行党委会，决定了一项人事任命，把他的儿子金勇杰下派到开发区分理处担任副主任。鉴于金云天一贯的威望和正派，党委会全票通过。

这个行动妙处在于两点，一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把儿子从普通员工提成了中层干部。

按以前的惯例，从机关调到基层一线，一般都以下派的形式，级别上通常得提一提，不然在机关干得好好的，谁愿意外放？这回唯一特别的就是这个下派干部是支行一把手的宝贝公子，而且不是像通常那样下派到乡镇网点，而是下派到位于城区且发展前景乐观的开发区分理处。

这步棋还有一个妙处，金勇杰不但解决了级别问题，也算是在基层镀了金。

现在用人讲究基层工作经验，这开发区分理处走一趟，又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跟中国所有的父辈望子成龙一样，所谓头辈强不如二辈强，金云天解决后顾之忧的第一步当然是解决儿子的进步与发展问题。到基层镀金仅仅是第一小步，他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到时候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了。

裕安区支行召开的第二个重要会议，叫风险资产管理委员会，顾名思义，这就是银行风险资产处置的最高决策机构。

会议决定，对开发区分理处第一贷款大户，也是裕安支行第一风险大户——裕安制衣厂的六千万不良贷款，实行承债式转让。换句话说，就是第三者通过承担裕安制衣厂在国商银行的债务，收购接管裕安制衣厂。说通俗点，谁认那六千万不良贷款的账，谁就是裕安制衣厂的新主人。

半年多来，一切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直到上个月，金云天发现，这里面出现了超出掌握范围的事情。儿子金勇杰向自己报喜，开发区分理处两个主任调整分工，陈国春主任分管结算、内勤，金勇杰副主任分管信贷、外勤。如此一来，金勇杰必然就要亲手操作裕安制衣厂的事。这恰恰是金云天最不愿意看到的。金勇杰自以为大获全胜，有些忘乎所以，金云天心里却暗暗叫苦。只一两个回合，陈国春就放手把信贷大权整个交给金勇杰，不知陈国春看透了自己的用心，顺势将计就计，还是心虚胆怯，不敢跟金勇杰正面交手。

以金行长的判断，老谋深算的陈国春不可能斗不过乳臭未干的金勇杰。陈国

春实行不抵抗政策，放手交权，立刻形成了金云天最不乐见的局面——亲生儿子金勇杰一手操持裕安制衣厂改制。然而，网点主任分工是下级机构自己的事，尽管主任主动放弃信贷大权而去管婆婆妈妈的结算和内勤，但毕竟没有违背任何一条制度的规定，支行没有理由过多干预。正在金云天苦无良策的时候，突然分来两个大学生，他的难题立即迎刃而解。

“欢迎你们啊！新鲜血液，年轻有为，学历高，能力强，未来是你们的啊！”金云天由衷地向熊一鸣和席瑶表明态度，然后不堪重负般叹了口气，又用手拂了拂坚硬但已经花白的寸头，说道：“我们以后的退休工资，就靠你们发了！”

“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和重托，还望金行长多多栽培……”席瑶伶牙俐齿地接过话头，好像她真正担负起了国商银行的未来和希望似的。熊一鸣一听不对头，赶忙抢过来说：“谢谢金行长夸奖，我们还太年轻，在学校只是学了点皮毛的理论，实际的东西一窍不通。还需要多多学习，多多锤炼！”

金云天赞赏地说：“好！我就喜欢踏实肯干的人。年轻人，就是要多吃苦，多做实际工作，从基层干起，熟悉基础业务。头两年也分来了些大学生，好逸恶劳，全都不愿意到基层工作，勉强去了，也没干几天就走人。这样的学生，我一点儿都不惋惜。在机关哪点儿好，没有真才实学，肚子里那点儿东西，三下两下就掏空了。我的儿子，我就把他捧到开发区分理处，国商银行最基层！”他看了看两个年轻人的表情，“这样吧，你们两个，我看也去那里好了，正缺人呢，陈主任三天两头跟我说人手紧，工作快进行不下去了！”

席瑶一听说要到基层分理处，一张俏脸顷刻涨得通红，正要抓住最后机会再争取一下，熊一鸣轻轻碰了碰她，爽快地表态：“我们坚决服从支行安排，到最基层！”

听话听音儿，金行长委婉地把话都说绝了。不愿服从分配，要走请便，地球少了谁都照转不误，堂堂国商银行也不至于少一两个学生就做不下去，更何况人家的儿子也在那个分理处工作，就凭这一点，谁也不该有二话。再说了，熊一鸣老家在裕安市下属最偏远的山区穷县，没被“照顾关系”分到乡镇网点，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当然，意识深处，熊一鸣还有自己的小算盘。偷偷瞥一眼席瑶的



身影，熊一鸣暗忖：一切都是天意啊！财经大学金融系三百多个同学，毕业那阵，正赶上国商银行省分行到校园招兵买马，应聘进这家国商银行的财大同学，不下二十个。有门道有办法的挤进了省分行，再不济的也在省城支行或下面地市级城市的市分行混了个差事。偏偏只有自己跟席瑶莫名其妙被调配到了裕安，扔到了这个市府所在地的县支行，又一齐给塞进那个什么开发区分理处。在学校的时候，席瑶是千人疼万人爱、众星拱月的校花，而自己则是一个家境贫寒、衣着老土的农家子弟。他们之间的差距，不亚于癞蛤蟆跟白天鹅的距离。现在，他们双双被分到这个陌生的城市，避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难道这不是上天的恩典和成全吗？

席瑶不一样，水灵灵、粉嫩嫩、千娇百宠的一个大美女，大城市里出生长大，离乡背井来到裕安，本身就委屈得一塌糊涂，没想到又被金行长顺手扔到了开发区分理处，自然是十二分的不情愿。熊一鸣之所以要制止她乱发话，一方面觉得金行长一言既出，自然板上钉钉，不可更改，这个时候提要求，于事无补，反而留下不良的印象，说不定金行长一竿子打一船人，连自己也捎带进去。另一方面，他意识深处隐隐有个“上天安排”的感觉，男女大事，人生姻缘，一切都取决于那个“缘”字。仔细想想，双双从财大到裕安，再到开发区分理处，这岂不是越来越有“缘”了？

两个人各怀心事，从金云天的办公室出来，在楼下人事科办理了报到手续，便乘电梯重新回到底层大堂，趑进传达室，拿先前存放的行李。传达室里，一个汉子正斜倚在床上看电视，这时敏捷地弹起身：“新学生吧？欢迎入伙本码头！我叫陈国春，奉金老板将令，来接你们落草入伙！”熊一鸣和席瑶正疑惑间，穿制服的保安早已跟了进来，在后面讨好地补充道：“这位是陈主任，开发区分理处的老大。”

“走吧走吧，坐我的大奥奔。兄弟姐妹们正等着你们拜码头呢。”陈主任甩手甩脚地走在前面。门外停着一辆破旧的奥拓车，白色车身的边厢上喷着两行红字：国商银行裕安支行开发区分理处客户服务车。陈主任跳进驾座，欠身拉开后车门。等两个新同事坐好，便一踩油门，汽车连连抽了几回筋，咣咣当当地开上了车水马龙的街道。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 1

第一章 初来乍到 / 1

第二章 “水上人家” / 11

第三章 好你个张烂账 / 22

第四章 翠龙会所 / 33

第五章 杀手铜 / 44

第六章 金勇杰的情事 / 56

第七章 处理长款事故 / 68

第八章 投桃报李 / 79

第九章 万事俱备 / 89

第十章 未雨绸缪 / 100

第十一章 好一把大火 / 111

目 录

CONTENTS

- 第十二章 “不换思想就换人” / 121
- 第十三章 这不是运气，是交易 / 132
- 第十四章 都不容易 / 144
- 第十五章 稳定压倒一切 / 155
- 第十六章 头等大事 / 167
- 第十七章 身不由己 / 179
- 第十八章 实地调查很重要 / 191
- 第十九章 高深莫测的真功夫 / 203
- 第二十章 这一天，等得很久了 / 215

第一章 初来乍到

街上车多人多，陈主任不再说话，凝神开车。

这个人以后就将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绝对控盘，跟他搞好关系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熊一鸣趁机回味刚才陈主任的话，要做一个顶头上司满意的合格下属，首要的当然是正确掌握和领会上司的意图。

在很多场合，出于比较微妙的因素，上司的意图不会直接表达出来，或者表达出来的意图跟他本身的真实意图之间还存在着某些难以言说的差异，有时候甚至是南辕北辙，这就需要下属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揣度和领会了。只有切实掌握了上司真正正在想什么，才能顺水行舟办出领导满意的事来，才能在上司的心里得分。比如刚才陈主任见面那番话，什么金老板、将令、落草之类，语气中似乎透着几分对“金老板”某种情绪化的东西，在用词上也反映出这个人性格中的几分匪气，这些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小心领会和参悟的东西。这样想着想着，熊一鸣不禁噗嗤一声乐了。席瑶白了他一眼，小声说：“亏你，被一竿子打入十八层地狱，这时候还笑得出来。”

熊一鸣憋着笑，附耳道：“这陈主任有意思，这么一个破烂奥拓，自称大奥奔，把奥迪和奔驰两个名车品牌都通吃了，好大的口气！”

“就你爱琢磨！”席瑶想忍住笑，一张秀美的脸憋得通红，更显得魅力四射。她到底没撑住，便扭头向着窗外无声地大笑起来，长发乱晃，双肩剧烈抽动。

熊一鸣看着席瑶花枝乱颤的背影呆了呆，注意到陈主任已经通过反光镜在观察后排。熊一鸣觉得跟陈主任拉话套近乎的机会来了，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欠身向前：“陈主任，请教一下，你刚才说的拜码头，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才出校门，什么都不懂！”

“本码头的乡规民俗，到了开发区分理处，必须请客喝一台，拜拜码头。不管什么来头，一概照此执行。年初金娃儿来的时候，也一样雷打不脱！——哦，金娃儿叫金勇杰，现在是分理处副主任，支行金老板的衙内。”陈主任忙着开车，头也没回。

看来先前的猜测没错，陈主任跟金家父子之间，肯定有些一言难尽的东西。熊一鸣的心里渗起几丝得意，继而又不自觉地抽紧。今后要在这种夹缝里生存，就好比落在两扇磨盘之间的黄豆，一不小心就会被挤得粉身碎骨呈齑粉状。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情，而现实最叫熊一鸣揪心的，是刚刚听来的这个拜码头。说起来惭愧，他家境贫寒，这回从家里出来，父亲搜罗全家积蓄，才给他二百元出门，学校、裕安两地来回一花，身上本来还剩五十来块钱，下午又在车站买了一包软云烟，如今兜里只剩了二十来块。这请客不是叫他当场出丑吗？

“不过你们刚参加工作，通货比较紧缩。”陈主任接下来的一句话，让熊一鸣的心落到实处，“今天有企业老板买单。你们的拜码头酒记在账上。但是有言在先哈，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这个酒量上的底儿，肯定非摸不可！”

熊一鸣跟席瑶对视一眼，席瑶伸伸舌头，娇嗔地叫一声：“天呀！”熊一鸣则中性地呵呵一笑，尽量不把满心的欢喜泄露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上。

汽车在街上东拐西转，开了十多分钟。熊一鸣熟门熟路，席瑶则是第一次来裕安城，一直对着手里的裕安城区地图认路，嘴里喃喃自语。经过一座跨江大桥时，席瑶突然惊诧地叫起来：“这是大沙河大桥，过了桥是翠龙山，再往前地图上就没有了。陈主任，开发区分理处在乡下吗？”

“我们的分理处，不在希望的田野上！”陈主任笑呵呵地回话，百忙中腾出精力回头闪一眼席瑶：“到翠龙山，就到本码头了。”

“哇，翠龙山有多高啊？会不会有高山反应哟？”席瑶又现出了小女子饶舌的本性。

“有恐高症都没关系，更别说高山反应。本码头背山临水，风光绝佳。”

汽车过了大沙河大桥，往右拐入滨江大道，又行驶了几分钟，在一栋装潢豪华的小楼前停下。小楼上挂着醒目的金字大招牌：国商银行裕安区支行开发区分理处。底层营业厅的卷帘门已经拉下了一半。

“又提前关门，要翻天了！”陈主任不满地低声嘟囔着跳下车，也不招呼两个年轻人，躬身钻进门厅。熊一鸣和席瑶互相看一眼，手忙脚乱地提起行李，跟进了分理处营业厅。置身于大功率空调所调节的清爽宜人的人造春天里，熊一鸣眼花缭乱地四下张望：中国红的花岗石地板，银灰色的大理石墙面，巨大的水晶枝型吊灯，无处不昭示着富丽堂皇。

钻进大堂，陈国春主任微微皱起的眉毛，立即挤成了两个黑疙瘩。分理处六七个员工散乱地坐在营业厅里，看报纸的看报纸，玩手机的玩手机。金勇杰正在跟王有强切磋拳法，照例是赌中华牌香烟。金勇杰歪着屁股坐在大堂的经理桌上，四季财、七妹乖喊得起劲，上身执拗地向坐在皮转椅上的王有强俯下去、俯下去。王有强挺直身板，凶神恶煞般叫嚷着，身板努力地向金勇杰靠拢。两个人像一对斗得正酣的大红公鸡，互不示弱地比划手指，声嘶力竭地喊拳，无所顾忌地往对方脸上喷洒唾沫星子，两张亢奋的面孔越挨越近，眼看就要碰到一起。没有一个人发现陈国春一行三人进来。

太不像话了，提前关门、自由散漫、麻痹大意，防范意识淡薄。要是这时候有个歹人提支枪进来，管保整个金库一锅端。金勇杰作为分理处副主任，带头违规违纪，实在严重失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事做不来，小事不会做！公子哥儿，狗仗人势。”陈主任在心里恶骂了一通。定定神，长舒一口气，快步走过去，右臂趴在金勇杰背上，兴致盎然地观战。

王有强又输了。“臭拳！快掏烟！”陈国春一把推开王有强，重重地坐在那把皮转椅上。王有强手里的硬壳中华烟盒已经空了，金勇杰的左手则攥了一大把香烟。

“不算，不算！小陈过来，分散了我的精力！”王有强气恼地扔了烟盒，开始耍赖。他是老信贷员了，先前在乡镇网点当过副主任，不知怎么得罪了关键人物，被揪个差错撸成了出纳，为照顾情绪，从乡镇调到了城里的开发区分理处。但他的情绪好像一直没顺过来，工作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伙同外面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做生意，钱紧的时候还敢从出纳钱箱里三万五万地抽出去周转。这家伙无欲无求，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分理处没人敢惹他。因为他比陈国春大一岁，长期目无尊长喊陈主任为小陈。



狗东西，迟早要给老子捅出个什么案件事故的大篓子，陈国春在心里至少这样骂过一百回了。分理处主任，在外人眼里风风光光牛皮哄哄，但在银行内部呢，只能算个兵头将尾的角色，真不是人干的活，没财权没人权也没多少信贷权，拥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任务和责任，自己不犯错误，兄弟伙会帮着犯，手下谁犯事儿都得承担个直接领导责任。所以，陈国春想起王有强就头疼，但表面上还不得不哄着宠着应付场面。

“幺妹子，还不快把卷帘门拉下来！”陈国春大声朝坐在里端看报纸的储蓄代办员刘玉喊道。刘玉甩下报纸跳起来就往外跑，跟站在门边的熊一鸣撞了个满怀。熊一鸣忙扔下提包伸手拉卷帘门。

“好了好了！”陈主任拍拍手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介绍两个新同事，熊……什么，还有那个席……”

“你又输了，现过现，拿一支烟来！没有烟就照老规矩，现金五块！”金勇杰长臂一摊，朝王有强大声说。经这一点醒，熊一鸣忙讨好地笑着，恭敬地团转打软云烟。席瑶则眯眼甜笑着向大家很日本地鞠了个躬，看看熊一鸣点头哈腰的有失尊严的样子，不禁微微撅了撅嘴。

“正牌大学生，大家欢迎……”

“去去去，我们赌的中华，你这毛烟不算！”金勇杰把王有强刚刚到手就递过来抵赌账的软云烟扔回去，然后玉树临风般站直身子，哗地拉开斜挎在肩上的公文包，拿出两张纸，字正腔圆地用普通话念道，“熊一鸣，男，二十二岁，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英语六级，注册经济师……”

“我说啊，你娃在哪个垃圾堆捡来的东西？”陈国春笑着伸手去抓金勇杰手里的纸。

“等我念完。”金勇杰举起手，用手臂挡开陈国春，一字不漏地把两个人的简历全部念完，末了总结道：“我发现他们两个的简历有点接近，是不是照抄的啊！”他把两张纸照原样折好，郑重地放回公文包，慢吞吞地说：“这个材料很重要，我要把它好好保留在身边，叫他们一辈子在我面前冒不起皮皮伸不起腰。谁要敢跟我拽，有钢鞭材料为证！”他看一看熊一鸣和席瑶，拍拍公文包，得意洋洋地笑了。

“你娃能不能正经点？新入伙的兄弟姊妹，乱开玩笑！”陈主任说说也笑了。